

“百姓开门七件事，柴米油盐酱醋茶”。其中的食盐被历代统治者置于战略物资的地位，实行垄断经营。蒋介石深谙此道，他一手拿枪，一手抓盐，差点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苏区逼进了死胡同。危难关头，苏区军民围绕食盐展开斗争，演绎了一幕幕绝处逢生的大戏。

国共10年“盐战”内幕



全民自救，土法熬盐

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，中国共产党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，实行工农武装割据，成星火燎原之势。国民党不断向根据地采取军事行动，但屡战屡败，捞不到一点便宜。蒋介石见硬的不行，就开始强化经济封锁手段，企图涸泽而渔、焚林而猎。

1931年5月30日，国民党中央政府颁布新《盐法》，对食盐的产销、储存严加管制，明令禁运、私卖。这年11月7日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瑞金宣告成立，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变本加厉，企图不让“一粒米、一撮盐、一勺水”进入苏区。

这一招毒辣无比。中央苏区境内不产盐，而435万军民每月耗盐量至少也要15万斤以上，一时之间造成食盐供应空前紧张，盐价暴涨。很多群众因

长期缺盐，头发变白，身体浮肿，患上了各种疑难杂症，甚至丧失了生命。红军指战员也因盐得不到足够的补充，体质明显下降，严重削弱了部队战斗力。面对如此严酷的现实，苏维埃政府开展全民自救生产运动，大力推广土法熬盐技术。广大苏区军民群策群力，取硝土、卤水作原料，熬制提炼食用硝盐。苏区各地纷纷支锅开炉，大办熬盐厂，其中江西省宁都县七里村创办的熬盐厂规模最大，闽浙赣省创办的熬盐厂数量最多，达到1335个，年产硝盐上千万斤。这种土法熬制的硝盐味苦性毒，有别于一般的食用盐，但有益总比没盐好。

这场全民熬盐运动，不仅有效地缓解了中央苏区的食盐供应压力，还为同样陷入困境的军工生产提供了火药原料，一举两得。

远交近攻，虎口夺盐

苏维埃政府在狠抓硝盐生产的同时，还有组织、有计划、多渠道地从白区购进食盐，保障苏区军民生活需求。方志敏领导的闽浙赣苏区，设立专门机构，面向白区开放市场，互通有无。他们还开辟了两条外线食盐贸易线，拥有一支二、三百人的专职采办员队伍，日购食盐超千斤，有力地支援了中央苏区。

1933年2月，苏维埃中央国民经济部和对外贸易总局成立，随后又成立了河流修道委员会和转运局，打造了300多艘货船，从水、陆两路开展对外贸易活动。10月16日，国家外贸总局利用广东军阀陈济棠跟蒋介石的矛盾，与陈签订了一份秘密协议，用苏区的钨砂换取广东军阀的食盐等紧缺物资。赣县江口外贸分局独当一面，为中央苏区解决了70%的食盐用量，被誉为“苏区第一海关”。

苏区设立中央消费合作总社，各类消费合作社总数达到1140个，广泛吸纳民间闲散资金，贩运食盐等日常生活必需品，仅9月份，瑞金县各级消费合作社就筹集到了1.2万斤食盐。苏维埃政府实行保护和鼓励私营商业发展的政策，深得民心，苏区群众和白区开明商人千方百计藏匿食盐，冒着生命危险穿越纵深260里的封锁网，源源不断地输送到苏区。其办法之多、行动之隐秘，令国民党防不胜防，不得不承认：“天下事，往往不能尽利无弊。封锁之布置愈严，偷运之诡谋亦愈巧。”1933年7月，红三军团与红七军团第19师组成东方军，外线出击入闽作战，几天时间夺得食盐24万斤。同年8月，川陕苏区的红四方面军也发动了一场“夺盐”战役，剑直指四

川仪陇、南部等产盐区，夺取盐井近万口，缴获食盐十余万斤，并恢复了被南部县反动盐主破坏的食盐生产，盐井由原来的2240口发展到8000多口，食盐月产量提高到70多万斤。

毛泽东每天只食3钱盐

苏区军民有盐同咸，干群无盐同淡，在食盐供给面前人人平等。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的食盐标准一降再降，谁也不准多吃多占搞特殊。

1932年5月9日，瑞金县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因贪污食盐100多斤，生活腐化，谋财害命，数罪并罚被枪决，由此在苏区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贪污反浪费斗争。

毛泽东以身作则，坚持执行最低生活标准，每天只食3钱盐。有一次，罗荣桓从前线带回两担优质海盐，分配给每位中央领导3小包，毛泽东三送三拒，在他的带动下，两担海盐全部送去了中央红色医院。

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后，经过西征、东征，解放了宁夏盐池、陕西定边等产盐区，并于1937年9月6日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政府。饱尝缺盐之苦的红军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食盐供应基地，并反过来对国民党反动派展开盐业封锁……
(据凤凰网)

刘少奇如何处理密电丢失事件



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，新四军在江苏盐城泰山庙（今盐城市建军西路126号）重建新军部，所属部队统一整编为7个师。当时，新四军司令部机要科就设在泰山庙。然而，谁也没有想到，就在新四军新军部刚重建后没多久的当年2月份，一天，竟然在这个极端机密的机要科，发生了机要通讯员丢电报的严重事件。

紧急电稿不慎丢失

1941年2月里的一天下午，新四

军司令部机要员陈浩成正在值班室值班。机要科长匆匆来到他面前，把一份已译成电码的紧急电稿交到他的手中，命令立即送往电台，发送给一师的栗裕、刘炎。陈浩成明白：这肯定是胡服（刘少奇化名）政委下达的命令或指示，于是，他立即按照机要科执行军务的常规流程，召来通讯员小张，把电稿交给了小张，再由小张立即送往一里多路外的电台组发出。

但是，当小张一路紧追慢跑赶到电台组打开电报夹时，却见电报夹里空空如也，不见了那份电稿。当下，小张就犹如当头响了个炸雷，一时愣怔在那里，不知怎么办才好。直到报务员见状急着催问“这是怎么回事”时，他才回过神来。小张立即折转身，瞪大双眼一路寻找而去。然而，直寻到机要科驻地大庙里，还是没有找到一片纸张。正这时，担任刘少奇机要秘书的陆瑾（饶漱石的爱人）正好朝他走来，情急中，魂不守舍的小张见到她就带着哭音直愣愣一声报告：“报告，我送电报，把电报丢失了！”

陆瑾闻言，同样也吓得不敢。她就立即带上小张，去见机要科薛丹浩科长和左金祥副科长。

两位科长见状，自然也无计可施，

马上带着小张与陆瑾，再一起去向军参谋长赖传珠汇报。面对这种前所未有的重大事故，赖参谋长略一思忖，直接点了陈浩成的名，要陈浩成和小张这两个当事人一起跟他去向刘少奇汇报。

在赖参谋长的带领下，薛、左两位科长、陆瑾、陈浩成和小张立即来到了军政委员会（兼卧室）。赖传珠让大家站在外间等候，一个人叩门进屋汇报。

惴惴不安中，刘少奇很快从卧室里走了出来，他一如以往那样的平易近人，神色自若。坐下后，他挥了挥手，让大家坐下，然后沉着冷静地听着小张结结巴巴地汇报电稿丢失的整个经过情况。

平易近人 明察秋毫

说实话，在那个非常年代，出卖军情、叛变革命的事例并非没有。刘少奇在仔细听完了小张的汇报后，就一边用手指着小张，一边看着坐在一边的陈浩成问道：“是你值班把电报交给他的？”在得到陈浩成明确的回答后，他就紧接着向陈浩成问道：“你是怎样把电报交给他的？”当他听明白陈浩成把电稿交给小张的整个过程、认为陈与张的回答完全一致时，他停顿了一下，摸出一支烟点上，一边吸

着，一边面对小张既像谈话又似询问似地提出了一系列问题，诸如“你把电报接到后放进报夹时，是用心夹牢的还是随手一放的？在路上你是怎样拿电报夹的？是手拿的还是夹在胳膊窝里的？是夹在左胳膊窝里的还是夹在右胳膊窝里的？报夹是开口朝上夹着的还是朝下夹着的？在路上你换没换胳膊窝？你过街、渡船（当时从大庙到电台要经过一条街道和乘船过河）时可遇到什么不正常的人和事”等。

刘少奇在对小张进行较长时间闲聊似的、令人宽松的一系列询问时，他的双眼却始终不为人注意地观察着小张的神色与表情。

在确定小张态度老实、绝无虚假，丢失电报纯属粗心大意所致的情情况下，刘少奇当即作出了“我马上重起电稿，机要科加急电，立即发出”的决定，然后起身快步走向了卧室。

刘少奇明察秋毫的分析与准确果断的结论，使所有在场的人们当即如释重负，脸上露出了欣慰与感激的笑容。更使小张感激涕零的是，面对闯祸者小张，刘少奇自始至终没有一句训斥批评，也没提出任何严肃处置的意见。

(据人民网)